

XIFANGNAXIXUEJUNJI

西方纳西学 论集

白羲
等编译

白庚胜 和自兴
和良辉◇主编
纳西学丛书

 民族出版社

014006144

K285. 7
05

「重大项目」128D234支持

书

兴 和良辉◇主编

竹主编

XIFANGNAXIXUEJUNJI

西方纳西学 论集

白羲 等编译



K285.7
05



北航

C1693010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纳西学论集/白羲等编译.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3. 6

(纳西学丛书/白庚胜, 和自兴, 和良辉主编)

ISBN 978 - 7 - 105 - 12793 - 1

I. ①西… II. ①白… III. ①纳西族—民族文化—中国—文集 IV. ①K285. 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27743 号

策划编辑: 罗 焰

责任编辑: 尹 俊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 e56. com. cn](http://www.e56.com.cn)

印 刷: 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数: 360 千字

印 张: 13. 375

定 价: 50. 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2793 - 1/K · 2229 (汉 1241)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 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010 - 64224782



北航

C1693010

致力于纳西学的崛起（代序）

白庚胜

两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一位朋友在看到我的小文《纳西学发凡》后，决定将它投稿于该所一本相关专业杂志发表。谁知该杂志的一位“权威”竟说什么“纳西学何有之？”听到这一信息反馈，我心怅然，既忿然于这位权威之傲慢，同时也感慨纳西学学科建设之迟滞。

感愤之余，我并没有停止思考与行动。在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及分党组书记后，我利用工作之余穿行于首都北京与全国各地，尤其是昆明、丽江、迪庆等地纳西学学者及纳西族官员、实业家之间，决定组织一套纳西学丛书。在我的设计中，这套丛书包括30部国内外较有影响的纳西学学者的学术专集。

正如广大读者将从这套丛书中了解到的那样，纳西学的发展历程艰难备至。它的起步一般可以锁定在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初。那时的纳西学以西方学者、传教士、军事人员游历纳西族地区，并收藏东巴经典，翻译有关文献片断，发表有关介绍文章为主要特点。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末，纳西学粗具规模，刘半农、董作宾、李霖灿、陶云逵、罗常培等内地学者开始

关注纳西族历史、语言、文字研究，纳西族学者杨仲鸿、方国瑜、赵银棠亦接踵于后，进行多领域的探索，无论是其田野调查、文物收藏，还是专题性的研究都成果迭出。在国外学者中，被誉为“西方纳西学之父”的洛克以独居纳西族地区 28 年的传奇经历，以丰富的纳西文物收藏与传播，以深刻而全面的纳西文化诠释，在纳西学领域渐入佳境；从新中国成立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洛克在国际纳西学界独领风骚，并影响、育成了欧、美、日等国的一批纳西学新秀。这一时期，与之失去联系的我国纳西学界仍在踽踽前行，和志武、周汝诚、和发源等先生成为传递薪火的骨干力量。60 年代至 70 年代末，尽管仍有雅纳特、杰克逊等人活跃于学界，但一代宗师洛克的去世使西方纳西学跌入低谷，国内的纳西学更是遭受浩劫，纳西文化生态遭受全面破坏，这是纳西学的全球性低迷时期。从 80 年代初至 21 世纪初年，纳西学进入全面复兴时期，《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的翻译出版、国际纳西学学会的成立、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学术研讨会的举办等盛事都集中出现于这一时期。

对纳西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这一问题，我已在《纳西学发凡》一文中作过这样的表述：“纳西学，就是以纳西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时间上，它贯穿古今；在空间上，它横跨东西。它既包括对纳西族的本体性研究，也包含这种研究本身。就前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的生存环境、存在历史、生活方式、精神信仰、组织制度、艺术创造、技术成就等都无不纳入其视野之中；就后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者与成果、历史与活动、机构与组织都囊括于其内。”对于这一判断，我至今认为比较科学、正确，它同时也被学术界所接受。因此，编纂这套纳西学丛书的冲动之一，就是为了进一步为纳西学立名、正名，并全面、系统地展示纳西学的内涵。当然，这只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继续丰富、发展它的使命已经历史性地落在后来学者的肩上。

当这套丛书即将问世之际，纳西族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方面，固守万古的民族保守性已经被击破，发达的交通已突破铁甲山的阻绝、金沙江的割断，使“丽江口袋底”的神话不再；快捷的通信将古麼些人的后裔编织进全球现代信息网络之中，靠古老的象形文字及口传心授维持独立的知识系统已难以为继；农民转变为市民、乡村开发成城市的社会转型风驰电掣；以追求超额利润为目的的一库八站建设将一改玉壁金川的原生形态；每年400万的游客正在改变着丽江的一切；不断变化的行政区划，使纳西族的生存空间从汉时的六江流域退居三江并流区，继而兰州立县、拖支并维、迪怒建州、行署改市、丽江县裂身为二。从自然到社会分错杂然，到处都在发生急剧变化；由社会进而至主体光怪陆离，一切都在解构与重组。这便是纳西学今天所面对的现实，这也是纳西学学科的生长点。或许过于苛刻，但纳西学必须回答纳西文化生死存亡的问题，绝不能陶醉于古乐、古城、古文字带来的荣耀，更不能沉迷于现代社会的犬马声色、“安乐死亡”。

纳西族社会的阵痛或许正是纳西学的荣幸。阵痛，所以产生刺激，有了问题意识；阵痛，所以有新的思想诞生，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已经走过的历史岁月里，纳西学已经产生《麼些研究》、《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英语—纳西语百科辞典》、《被遗忘的王国》、《纳西族象形文字谱》、《活着的象形文字》、《纳西族史》、《纳西族文学史》、《麼些研究论文集》、《东巴神话研究》等标志性成果，产生了巴克、洛克、雅纳特、山田胜美、君岛久子、西田龙雄、方国瑜、李霖灿、和志武、郭大烈等大家，涌现出戈阿干、杨世光、和钟华、李国文、王元鹿、詹承绪、王承权、刘龙初、喻遂生、杨焕典、伊藤清司、林向萧、王超鹰、蔡华、杨福泉、和少英、拉木·嘎吐萨、李近春、白西林、杨德鋈、余嘉华、

諏访哲郎、和发源、木丽春、杨正文、李静生、王世英、李锡、李海伦、杨海涛、陈烈、赵心愚、白郎、和力民、习煜华、李丽芬、和宝林、和庆元、和云峰、和品正、牛耕勤、木基元、木仕华、周智生、冯莉、孟彻理、生明庆二、斋滕达次郎、村井幸信、荒屋丰、黑泽直道、杨杰宏等学者，成立了国际纳西学学会这样的组织，创办了《国际纳西学学会通讯》这样的杂志，出版了《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这样的经典，举办了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学术研讨会这样的会议。由此我们也可以坚信：未来的纳西学将在更广的学术视野、更深的专业分工、更大的学科综合、更细的理论分析、更多的民族与国家参与、更先进的科技手段利用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得到推进，并产生新的学术成果，推出新的学术代表人物，创造出新的学术辉煌。

学术需要积累，学科也需要积累。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骄狂自大，且让我们都来做纳西学的积累工作。纳西学存在的证明只能是实力：实实在在的队伍，实实在在的成果，实实在在的资料，实实在在的工作。

按照丽江市委书记和自兴同志与我确定的原则，这套纳西学丛书就其作者而言，不分中外，不别纳汉，凡在纳西文化研究中成就突出者均在入选行列；就其范围来说，除文学创作以外的纳西学论文、评论、调查报告、译文都择优辑入；就其目的来说，完全是为了对纳西文化研究进行梳理，结构纳西学的框架，提炼纳西学的方法，唤醒纳西学学科建设的自觉，确立纳西学的主体。

组织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显然需要多方面的支持，尤其需要纳西族学术界的参与。有幸的是，我的初衷得到了同仁们的响应，更得到丽江市古城管理局及其局长和仕勇的襄助。最难忘的是得到民族出版社及罗焰女士的帮助，得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旅游文化专业委员会李有生秘书长、李莉副秘书长的慷慨扶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真理又一次得到证明。

我坚信，总有一天，纳西学必将成为与藏学、蒙古学等学科并驾齐驱的显学，我的后继者将不必再为“权威们”怀疑纳西学的存在而备感屈辱。到那一天，纳西学将不再是一个模糊的存在，它的文字、训诂、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地理、宗教、军事、辞书、艺术、社会、医药、天文、技术、生态、民俗等分支学科都将一一形成，并向更深入、更细致的层次发展。

2006年5月13日于北京寓所

content

目 录

纳西族仪式用书、目录书及占卜书的

作者们 (1)

著: 安东尼·杰克逊 潘安哲

译: 白 羲

纳西人、阮可人、摩梭人、“蒙古人”

——川滇交界(纳西族)亲属

关系、政治活动和礼制

(54)

著: 查尔斯·F·孟彻理

译: 白 羲

何为文化?

——基于“文化”概念在世界

遗产地丽江的考察 (85)

著: 伊芙琳·宾格曼

译: 杨杰宏

大宝积宫以及丽江王国的明代汉藏

风格绘画之地方传统 (97)

著: 杜凯鹤

译: 赵秀云

菩萨在云之南：司徒班钦在云南的
活动及其艺术影响力 (165)

著：杜凯鹤

译：赵秀云

云南丽江纳西族音乐的使用情况 (238)

著：李海伦

译：赵秀云

纳西人的音乐、美术和闲暇时光 (266)

著：顾彼得

译：宣 科

纳西宗教概说 (274)

著：孟彻理

译：和 虹

论纳西族的亲属称谓制 (280)

著：安东尼·杰克逊

译：杨福泉

纳西族的宇宙哲学和宇宙志 (290)

著：孟彻理

译：和 虹

纳西族重大丧葬仪式“日闷” (299)

著：约瑟夫·洛克

译：云 华

纳西象形文手稿中所反映的亲属
制度 (306)

著：普鲁纳尔

译：杨福泉

- 骨与肉：纳西族传统建筑空间结构中
体现的宇宙观和社会关系 (313)
著：麦克汉
译：杨福泉
- 殉情、仪式和两性角色转变 (331)
著：赵省华 (Emily Chao)
译：杨福泉
- 永宁摩梭话之整理与研究工作 (354)
著：米 可
译：赵秀云
- 纳西东巴文字作为符号语言的前景
展望 (367)
著：梅西雅
译：赵庆莲
- 洛克收集的东巴经及其在德国的
藏本 (374)
著：雅纳特
译：杨福泉
- 约瑟夫·洛克 (380)
著：S·B·萨顿等
译：宣 科
- 纳西语英语汉语语汇·序 (389)
著：约瑟夫·洛克
译：和匠宇

纳西语英语汉语语汇·引言 (392)

著：约瑟夫·洛克

译：和匠宇

妇女的领地 (403)

著：琳迪拉 A·R·拉克什曼南

译：习宏宇

《西方纳西学论集》编译后记 (416)

白 羲

纳西族仪式用书、目录书及占卜书的 作者们

著：〔英〕安东尼·杰克逊

潘安哲

译：白 羲

纳西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是用象形文字绘制宗教书籍。这些书籍为我们解读纳西族宗教活动和历史提供了依据。据此，我们对西方图书馆中收藏的几千部东巴经中的象形文字进行了系统调查、分析，并将其结果呈现于这篇文章中^①。这些象形文字手稿来源于宗教祭祀中所念诵的经书、“目录书”与“占卜书”^②。东巴为纳西族宗教祭祀活动的祭司。通过确认绘制经书的东巴，并辨明他们的生平、活动范围，我们便能对纳西族东巴教有一个全新的认知。

在研究中，我们首先确立分辨经书派别的方法。该方法帮助我

① 这些图书馆，包括大英图书馆、伦敦印度办公室图书馆（IOL）、曼彻斯特约翰·瑞兰兹图书馆（JRL）、柏林国家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LC）和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哈佛燕京学社中日文图书馆（HY）。见伯托·劳费尔：《尼克尔斯摩些经卷》，载《地理评论》，274~285页，1916。

② 约瑟夫·洛克首次用“仪式”一词描述这种法事活动。多数仪式都属葬礼或祭拜神灵鬼怪活动。

们确定一部经书由哪一“流派”的哪位东巴绘制^①。因有些经书标记有具体日期，所以我们可以确定该书于何时写成。约瑟夫·洛克曾将一对东巴称为“东巴兄弟”。他们写就的东巴经是我们研究的重点。这些书的首页都有精美绝伦的彩绘，洛克当年曾狂热地搜集它们。我们发现，根据这些经书，我们可以确定纳西族东巴教产生的年代，并且可证明洛克“东巴教是原始的”这一说法有误。洛克曾提出：“东巴兄弟”从1573年开始绘制东巴经，那时佛教噶玛巴派的喇嘛寺首次在丽江建成^②。但我们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纳西族东巴教形成于比那一年更晚的时间。通过确认东巴经写成时间，我们发现大部分经书都在19世纪后半叶完成。在鸦片战争（1840—1842）和云南地区的穆斯林叛乱（1855—1873）的背景下，东巴教于19世纪后半叶逐步兴盛，大批东巴经随之问世与流传。

研究的第二部分是“目录书”（“懂模”）与“占卜书”（左拉）。这两类书几乎鲜有问津，更不用说被翻译为西方语言了。这两类书被用于东巴主持宗教仪式以及占卜查阅，因此为今人了解纳西族宗教祭祀提供了极好的研究素材。

“目录书”指导祭祀仪式的执行流程与法场布置，说明祭祀器具使用方法和东巴经的吟诵方式。“占卜书”仿汉族的占卜范本写成，用以说明它在特定情景下使用于何种仪式。约瑟夫·洛克和许多研究者认为，只有在知晓如何诵经的东巴的指导帮助下，人们才能读懂这些象形文经书。但是，我们对大量“目录书”和“占卜书”的翻译反驳了这一说法。

① 和志武、郭大烈在《东巴教的派系和现状》中提出，不同“流派”遵循不同东巴传统。见郭大烈、杨世光编：《东巴文化论集》，676~683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② 约瑟夫·洛克：《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第1卷和第2卷，剑桥，马萨诸塞，哈佛大学出版社，1947。

一、纳西族东巴经“流派”

尽管大量研究都以纳西族东巴为对象，但将他们作为经书作者系统研究的专著则鲜有耳闻。我们将东巴经分为五种流派，每部经书封面的设计风格就是我们划归不同流派的依据。通过这些西方所收藏的经书中不同书写方式，我们了解到丽江的各种东巴传统。另外，本研究也为部分经书找到了作者，并将他们与历史上的知名东巴联系在一起^①。

毋庸置疑，在历史上，执掌纳西族祭祀仪式的东巴和西方图书馆馆藏东巴经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约瑟夫·洛克这个几乎收集了全部东巴经手稿和拥有第一手东巴仪式知识的人，对这些经书的作者似乎并不关心。因知名东巴的名字经常被研究者在著作中提及，故洛克认识的东巴与中国学者研究中提及的东巴有一定重叠。这篇文章将经书书写风格、各东巴经“流派”与洛克、中国研究者提及的东巴联系起来，以统一确定作者之真实身份。

东巴也称达巴或哈巴，他们在整个丽江地区的祭祀活动中非常活跃。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丽江东北的宁蒗、永胜，以及北部与西北的木里与中甸。和志武与郭大烈将它们划分为七种不同的地域传统^②：

(1) 纳日达巴，活动于宁蒗、盐源、木里县；(2) 纳亥达巴，

① “知名东巴”，见和志武：《纳西族东巴文化》，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郭大烈：《东巴名录》，见郭大烈、杨世光编：《东巴文化论集》，676～683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约瑟夫·洛克、克劳斯路维格·雅纳特：《纳西经卷》，第I和第II部分，见《德国东方手稿目录》，卷7，威斯巴登，视得乐出版社，1965。当地东巴传统见和志武、郭大烈：《东巴教的派系和现状》，见郭大烈、杨世光编：《东巴文化论集》，676～683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② 和志武、郭大烈：《东巴教的派系和现状》，见郭大烈、杨世光编：《东巴文化论集》，676～683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活动于宁蒗和中甸县；(3) 拉日达巴，活动于木里县的项脚乡；(4) 阮可东巴，活动于中甸县东南；(5) 拉洛东巴，活动于太安乡、七河、拉市等临近丽江的地区；(6) 堂郎东巴，活动于太安乡；(7) 纳西族东巴，活动于丽江县及其周围地区和中甸县三坝乡白地行政村。

上述七种中的六种（纳日、纳亥、拉日、阮可、拉洛和堂郎）没有祭祀经书；丽江地区的纳西东巴（第七种）是唯一绘制经书的东巴。和志武和郭大烈认为，丽江和中甸的东巴分属于四个“流派”：白沙派、太安派、白地派与宝山派。

（一）白沙

丽江东巴属于“白沙派”。这里曾经并依然是纳西族的经济和文化中心。这里的经书数量最多、绘画水平和祭司舞蹈水平比其他地方的东巴都技高一筹。东巴们同时使用象形文字和音节或语音标注符号来书写经文。后者写成的经文也称“哥巴经”^①。“白沙派”由丽江坝子的五个地区组成，各地区都在距丽江县城2~3英里的范围内：(1) 丽江北部的白沙街；(2) 丽江西南部文笔村和长水村；(3) 丽江东部的贵峰村和良美村；(4) 丽江南部的五台村；(5) 丽江县城（大研镇）^②。

（二）太安乡/鲁甸

太安乡位于丽江南部，这里的汝南化村因其东巴活动而闻名。有传说称，白地东巴教创始人“阿明什罗”曾行至丽江并在此定

① 东巴经、哥巴经与彝族毕摩仪式上祭司使用的经文类似。该经书使用与汉字相同的文字，每个字代表一个音节。见潘安哲：《跨文化解读：社会人类学与纳西族经书翻译》，作者之爱丁堡大学社会科学博士论文，1996。

② 本土司祖上为白沙叶氏族。

居。他在文笔村得到当地人的热情接待。他们将汝南化村背后的南山上的一个洞穴献给阿明什罗。这个洞穴因此被后人奉为“什罗灵洞”。因此，汝南化村的东巴活动十分活跃。

“太安乡/鲁甸派”也包括位于丽江西部维西县附近之鲁甸乡与塔城乡依陇村东巴。鲁甸纳西族大多从太安迁徙至此，因此其东巴深受太安东巴的影响。一些知名东巴如和士俊、和文裕与和文智在20世纪十分活跃。该派东巴在书写东巴经时既使用象形文，也使用哥巴文。

（三）白地

“白地派”出现在丽江北部中甸县三坝乡，位于金沙江背后。白地由三坝乡内的八个村庄组成。东巴神话中，东巴教创始人丁巴什罗的宝座位于白地。这里还有一个属于另一位东巴教创始人阿明什罗的灵洞。由于阿明什罗是白地人^①，所以白地被视为纳西族东巴教发源地。这里是东巴为成为东巴大法师而进行朝圣旅程的目的地。白地祭祀经书不包括殉情仪式大典（Har la-llu'k'o）的相关内容，且其仪式舞蹈不包括剑舞，也不使用哥巴。

（四）宝山

“宝山派”位于宝山乡、奉科乡、鸣音乡和大具镇。这些乡都位于丽江北部，处于金沙江大拐弯处。和志武和郭大烈认为，占卜活动在宝山非常盛行。类似于白地东巴，宝山东巴也只用象形文书写经书。

^① 丁巴什罗可能是苯教首领，阿明什罗则为当地传说中的大师。见和志武、郭大烈：《东巴教的派系和现状》，48~49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洛克：《英语—纳西语百科辞典》，9页。